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2019年6月24日至7月12日

议程项目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移徙对移民妇女和女童的影响：性别平等视角

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概要

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介绍了他在报告所述期间开展的活动。他还阐述了从性别平等视角进行的关于移徙对移民妇女和女童的影响的专题研究结果，旨在协助加深对移民作为一种有性别区分的现象的理解及其对人权的影响。

妇女占国际移民人口的不到一半。虽然妇女和男子因为相似理由决定移民，然而有性别区分的社会和文化规范也在移民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而影响移民妇女和女童的经历。更好地理解作为有性别区分的现象的移民，可使各国在移民各阶段更好地保护移民妇女和女童免受基于性别的歧视、虐待及侵犯，实现她们的人权。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3
A. 国家访问.....	3
B. 其他活动.....	3
三. 关于移徙对移民妇女和女童的影响的研究：性别平等视角	4
A. 导言.....	4
B. 规范性别平等和移民的国际人权框架.....	5
C. 其他相关的政府间协定和倡议.....	7
D. 妇女和女童移民的性别驱动因素.....	8
E. 移民渠道与移民过程中面临的特别挑战.....	10
F. 移民对妇女和女童的有性别区分的影响.....	12
G. 与移民妇女有关的特别人权问题.....	15
H. 返回和重新融入社会的有性别区分的后果.....	17
四. 结论和建议.....	18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4/21 号决议提交的。它载有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自他向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提交报告(A/73/178/Rev.1)以来开展的活动的资料。专题部分专门从性别平等视角阐述了移民对移民妇女和女童的影响。

二.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A. 国家访问

2. 特别报告员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8 日访问了尼日尔(A/HRC/41/38/Add.1)。¹ 他计划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至 17 日访问匈牙利，他感谢匈牙利政府的邀请。²

3. 特别报告员感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萨尔瓦多及利比亚政府接受国家访问请求，并期待尽快确定访问日期。他感谢科威特和波兰政府邀请任务负责人最早在 2020 年访问他们的国家。

B. 其他活动

4. 2018 年 10 月 18 日，特别报告员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移民诉诸司法的专题报告(A/73/178/Rev.1)，他感谢在有意义的讨论中的发言者。

5. 在《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通过过程中，特别报告员积极致力于将人权纳入《契约》。他现在随时准备为《契约》的实施、后续行动及审议工作做贡献，他在 2018 年 12 月访问摩洛哥马拉喀什期间强调了这一点。他 12 月 4 日至 7 日参加了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第十一次首脑会议，12 月 10 日和 11 日参加了在马拉喀什举行的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政府间会议。这是一个关于全球移民治理的重要会议。

6. 此外，在通过《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框架内，特别报告员参加了在马拉喀什举行的若干会外活动。12 月 8 日，他参加了由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组织的关于促进以人权为本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措施实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活动。12 月 9 日，他参加了由他本人与公理会世界协商委员会联合国办事处联合组织的关于特别程序和条约机构在执行《契约》方面的作用的活动，以及参加了由大赦国际、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墨西哥外交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联合组织的关于弱势移民的活动。特别报告员还将继续积极参加专家工作组关于《契约》中妇女权利问题的讨论。

7. 在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举行了各种讲座。他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在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法学院做了关于应对移民权利全球危机的演讲。2019 年 1 月 22 日，他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迭戈·波特莱斯大学做了关于《移民问题全球契

¹ 于 2018 年 5 月宣布的对马里进行的国别访问由于安全问题无法进行，已经推迟，另行通知。

² 特别报告员将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他访问匈牙利的报告。

约》的讲座。3月1日，他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做了关于将移民权利视为人权的演讲。3月13日，他通过电信会议在设在加拉加斯的安德烈斯·贝洛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组织的一次活动中发表了关于根据任务授权开展工作的讲话。他2018年9月7日还向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介绍了根据任务授权开展的活动，并探讨了可以开展的联合活动和合作领域。

8. 2018年9月5日和6日，特别报告员出席了由美洲人权法院在智利圣地亚哥共同组织的美洲公设辩护人协会第八次大会，他就与移民诉诸司法有关的挑战发表了讲话，并在这方面提出了建议。

9. 10月13日，他参加了在意大利巴勒莫举行的地中海文化节，他呼吁将与移民团结互助合法化。

10. 11月27日至29日，他参加了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庆祝《儿童权利公约》通过三十周年的会议，他在会上就儿童与移民问题做了发言。

11. 在2019年2月访问纽约期间，特别报告员参加了若干活动，其中包括：在国际移民与发展专家研讨会上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于2月26日组织的移民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小组讨论；大会主席为启动《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官方后续行动于2月27日举行的关于国际移民与发展的高级别辩论；以及由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2月28日举行的题为“青年与移民：让青年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参与移民治理”的国际移民对话，特别报告员就年轻移民面临的特别挑战及其脆弱性发表了讲话。

12. 3月25日，特别报告员在第四届“科尔多瓦大会”上做了主旨发言，这是一次在西班牙科尔多瓦举行的关于在全球世界中迁徙与移民问题的会议。

三. 关于迁徙对移民妇女和女童的影响的研究：性别平等视角

A. 导言

13. 近年来，全世界国际移民人数继续快速增长，从2010年的2.2亿和2000年的1.73亿增至2017年的2.58亿。³ 据说在1960年至2015年期间，移民妇女人数翻了一番。2017年，妇女移民占国际移民总数的不到一半，或者48%。有趣的是，在除非洲和亚洲之外的所有地区，女性移民人数超过男性。⁴ 数据表明，在许多接收国，女性移民人数的增长速度快于男性。⁵ 尽管移民妇女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关于妇女和女童的移民情况的信息和数据严重缺乏。大多数国家没有一个综合的数据管理系统，没有收集按性别和年龄分类的入境和出境信息，对不同类型的移民不加区分。

³ 见“2017年国际移民报告(要点)”(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8.XIII.4)。

⁴ 同上。

⁵ 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国际移民政策方案，“迎接移民挑战：自人发会议以来取得的进展”(2004年)，第13页。

14. 鉴于移民妇女和女童受到基于性别的歧视、虐待及暴力的特别的过大的影响，本研究的重点是移民妇女和女童。特别报告员试图从性别平等视角研究移民问题，重点是与移民妇女和女童有关的基于性别的人权问题。他还研究了妇女移民的根本原因，以及妇女和女童在移民各个不同阶段面临的特别挑战。他开始研究的前提是，性别与诸如阶级或种姓、移民身份、国籍、族裔、年龄、残疾、种族、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等其他社会问题相交叉。它们汇合起来，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分层图，有自己的歧视、排斥或包容与权力关系态势。移民不断进入和离开这些分层的社会，这解释了性别关系和问题不断变化和概念变化的原因。⁶

15. 没有一个关于国际移民的普遍同意的定义。⁷ 为本报告之目的，这一广义的术语包括正常或非正常移民、无国籍人、人口贩运受害者及被偷运的移民。特别报告员认识到，其中一些人属于特别国际法律框架保护的人，⁸ 许多类别重叠，但是根据国际人权法，所有这些人都应受到保护。

B. 规范性别平等和移民的国际人权框架⁹

16. 所有人都有享有所有人权的固有权利。人权没有等级，因为所有权利都是普遍的、不可剥夺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同等重要的。此外，还为包括难民、被贩运者及移民工人在内的非本国国民群体建立了某些法律保护制度，以解决特殊情况和特定脆弱性。因此，保护国际移民的法律和规范框架不是包含在单一的条约或条例中，而是包含在一系列丰富的文书和相关的原则和标准中。期待各国以协调的方式维护适用于特定群体(如移民、儿童及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标准，并适当考虑国际人权法，国际人权法适用于每个人。然而，在适用此类法规时，必须注意避免基于分类创建脆弱等级。¹⁰ 原则上难民、寻求庇护者及移民(包括非正常移民)就规范性而言属于不同的法律类别，但他们往往在相似的实际空间中迁移和居住，并且可能有相似的保护需求，譬如，与健康权有关的需求或者免受任意或长期拘留的自由。在旅途中，特别是在迁徙旅程漫长且危险的情况下，移民也可能会变成不同的法律类别。¹¹

17. 国际人权法规定每个人不受歧视地享有权利，包括免受基于性别或其他状况的歧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规定，在享有其中所载的所有权利上，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虽然国民和非国民的待遇存在差异，但是各国必须确保在国家法律中规定这些差异，并且是为了合法的目的，而且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任何行动必须是相称的、合理的。

⁶ Nicola Piper, ed., *New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Migration: Livelihood, Rights and Entitlements* (Oxon, Routledge, 2007), pp. 1-2.

⁷ 根据人权高专办的解释，国际移民“是指在公民或国民所属国家之外的任何人；或者就无国籍人而言，是指在他或她的出生国或惯常居住国之外的任何人”。(人权高专办，“在国际边界上的人权原则和准则建议”(2004年)，第4页。)

⁸ 人权高专办，“移民与人权。改善基于人权的国际移民治理”(日内瓦，2013年)，第14至19页。

⁹ 迭戈·波特莱斯大学的一个教授团队为本节做出了贡献，提供了关于适用的国际人权标准的分析。

¹⁰ 人权高专办，“移民与人权”，第14页。

¹¹ 同上，第19页。

18. 根据国际人权法，各国义务尊重每个人免遭酷刑和虐待的权利。与移民有关的是，这项义务体现在不驱回原则中，不驱回原则是绝对的、不可克减的。

1.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9. 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歧视妇女，各国义务消除对妇女的歧视。有 189 个《公约》缔约国。《公约》包括：禁止贩运妇女的义务(第六条)；给予妇女与男子有取得、改变或保留国籍的同等权利(第九条)；消除在就业方面对妇女的歧视(第十一条)；消除在保健方面对妇女的歧视，保证她们取得保健服务，包括有关计划生育的保健服务和母婴保健(第十二条)；以及在有关人身移动和自由择居的法律方面，应给予男女相同的权利(第十五条第(4)款)。

20.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关于移徙女工的第 26 号一般性建议(2008)中处理了独立移徙的移民妇女工作者问题、作为配偶和非正常移民工作者的受扶养人的移民问题。它概述了各国应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包括：实行有性别敏感度和基于权利的移民政策，让妇女参与决策，保障移民女工汇款，收集按性别分列的数据，以及取消对妇女移徙自由的歧视性禁令。

2. 《儿童权利公约》

21. 《儿童权利公约》第二条规定了不歧视原则。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第 3 号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2 号(2017 年)关于在国际移民范围内儿童的人权问题的一般性原则的联合一般性意见中，两个委员会都对在国际移民范围之内不歧视原则的适用性给予了解释。《儿童权利公约》中载有的不歧视原则规定，缔约国应尊重并确保《公约》规定的所有儿童权利，除其他外，无论是否被视为正常或非正常移民、寻求庇护者、难民、无国籍人或贩运受害者，包括在返回或被驱回原籍国的情况下，无论其本人或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国籍、移民身份或无国籍身份如何。¹²

3.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22.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权利，规定不得对他们实行基于性别的歧视。它规定任何移徙工人都不得被使为奴隶或受奴役或被要求从事强制劳动，规定移徙工人享有在与国民平等的基础上获得紧急医疗和获得教育服务、职业指导、住房及社会卫生服务的权利，规定保护家庭团聚。它还包括缔约国之间进行合作的参数，以期在劳动、社会、经济及文化权利等方面为移徙工人促进提供合理、公平、人道及合法的条件。截至 2017 年 9 月，只有 51 个国家批准了《公约》。

23.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在关于移徙家政工人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2011 年)中，全面处理了侵犯社会、经济、文化、公民、政治及工作权利的问题。它呼吁在所有阶段促进和保护家政工人的权利和体面工作，在国家劳工法中对家政工作进行适当的规定，确保家政工人享有与其他工人相同的保护，可以有效地诉诸司法和获得补救。

¹² 也见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远离原籍国无人陪伴和无父母陪伴的儿童待遇的第 6 号一般性意见(2005 年)，第 12 段。

24.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他国际和区域人权条约及其他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书，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公约和建议，都确认人人有权享有公正良好工作条件。这项权利是《公约》所载其他劳工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三条所载的自由选择和接受工作权利的配套法规。

C. 其他相关的政府间协定和倡议

1.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5.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以国际人权法为基础的，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的是实现所有人的人权。目标 5 强调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实现目标 5，即实现性别平等，将有助于在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目标上取得进展，包括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所有人获得体面工作的目标 8 上，以及在关于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目标 10 上，特别是在关于促进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的移民和人口流动的目标 10.7 上。

2. 《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与《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26. 大会在《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第 23 和 31 段中，确认妇女在迁移中的特殊脆弱性，表示承诺确保将性别视角纳入应对措施的主流，促进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尊重和保护她们的权利。它还在第 31 段中承认妇女在难民和移民社区中所作的显著贡献和发挥的领导作用，并承诺确保她们充分地参与地方解决方案的制订。

27. 《纽约宣言》的通过启动了一项关于移民问题的政府间协商和谈判进程，该进程以通过《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而结束。《契约》将促进性别平等确定为指导原则之一，呼吁各国确保在移民各个阶段尊重妇女、男子、女童和男童的人权，正确理解和解决他们的特别需求，将他们作为变革推动者赋予他们权能。根据《契约》，应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主流，促进性别平等，赋予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并承认“她们的独立性、机构及领导能力，以便改变主要以受害者视角看待移民妇女的问题”。

3. 双边和多边协定和倡议

28. 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没有分析双边和多边协定和倡议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但他认为这些协定和倡议是进行与性别和移民有关的政府间交流的重要领域。几个区域、跨区域及国际论坛的目的，是处理与性别平等和移民有关的具体问题，例如科伦坡进程、阿布扎比对话、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伊比利亚美洲移民与发展论坛、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及《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29. 如果经过精心设计和实施，双边协定可以有利地促进在移民管理中采取积极保护方法。虽然采取了一些将促进性别平等条款纳入双边协定的举措，但要确保双边和多边协定是综合的、促进两性平等的、能够有效地保护移民妇女和女童人权的，还需要有更多的保障措施。

D. 妇女和女童移民的性别驱动因素

30. 男子和妇女移民的原因相似，例如希望受到更好的教育、找工作、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质量及与家人团聚。移民也可能是由情势胁迫造成的，例如需要逃离冲突和迫害或不安全的经济状况。此外，年轻人缺乏机会、粮食不安全、¹³ 环境恶化及自然灾害，是移民的特别驱动因素。例如，在中美洲，特别导致年轻人移民的一些主要因素是超国家或团伙暴力，以及相当于强迫征兵的做法。¹⁴

31. 另一方面，越来越清楚地显示，移民是一种有性别区分的现象。按性别区分的社会规范是决定性因素，按性别区分的期望和差异化的权力关系也是决定性因素。有性别区分的经济不平等影响，成为了妇女和女童移民的原因，这与男子和男童选择移民的原因有很大差异。¹⁵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移民妇女和女童是一个高度异质的群体，具有不同的情况和社会经济特征。

32. 导致妇女和女童移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按性别区分的期望。¹⁶ 如果家庭认为女儿更有可能往家汇款，他们可能会将女儿而不是儿子送到国外。¹⁷ 在任何人移民之前，在家庭中通常会进行谈判。¹⁸ 在这种谈判中，妇女和女童不是试图完全颠覆家庭中的性别等级，而是选择使用流行的有性别区分的话语，来赢得强有力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因此，妇女以有性别区分的方式表示移民愿望，表现为孝顺的女儿和充满爱心的母亲，承诺将大部分海外收入汇到家里，以确保留下的家庭成员的未来福祉。¹⁹ 不只是希望移民的妇女利用有性别区分的期望和规范，男性也利用。他们在希望移民时，利用有性别区分的“男性养家者”或“当家人”的定型形象，来克服反对意见。

33. 诸如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暴力及在享有权利和获得资源上的不平等等基于性和性别的歧视的有害做法普遍存在，这是妇女和女童移民的重要原因。因此，妇女移民的愿望，可能是出于逃离家庭控制或根深蒂固的歧视，这种歧视限制她们获得资源、教育和政治参与。²⁰ 移民组织在危地马拉和摩尔多瓦共和国进行的研究发现，遭受歧视的单身母亲、丧偶妇女或离婚者利用移民逃脱社会污名化。²¹

¹³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7 年国际移民报告”，ST/ESA/SER.A/404，第 26 页。

¹⁴ 见国际危机组织，“穷人的黑手党：中美洲团伙暴力和敲诈勒索”（布鲁塞尔，2017 年）。

¹⁵ Tam O’Neil, Anjali Fleury and Marta Foresti, “Women on the move: migration,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6), p. 4.

¹⁶ 按性别区分的期望，是对预期行为的基于性别的期望。（见 Rachel Marcus and Caroline Harper, eds., “Social norms, gender norms and adolescent girls: a brief guide”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5), p. 3)

¹⁷ O’Neil, Fleury and Foresti, “Women on the move”, pp. 4-5.

¹⁸ Anju Mary Paul, “Negotiating migration, performing gender” in *Social Forces*, vol. 94, No. 1 (September 2015), p. 272.

¹⁹ 同上，第 272 至 273 页。

²⁰ 2004 年“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调查：妇女与国际移民”（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4.IV.4），第 16 至 17 页。

²¹ Irena Omelaniuk, “Gender, poverty reduction and migration” (World Bank, 2005), p. 3.

34. 虽然歧视性社会习俗可能是导致妇女和女童迁移到歧视性习俗较少国家的驱动因素，但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当它达到一定程度时，在原籍国存在的高度歧视会阻碍移民。例如，偏见和有害的关于性别的陈规定型观念可能会阻止妇女迁移，因为担心她们可能会“道德败坏”，或者她们以后可能结婚困难。

35. 2015 年，在 30 个国家，未婚妇女不能选择她们想要居住的地方，至少有 6 个国家要求妇女在进行国际旅行上必须获得男性和女性监护人的许可；18 个国家的国内法律禁止妇女在没有获得监护人或丈夫许可的情况下找工作。此外，一些国家的妇女不能将其公民身份传给配偶或子女。²² 特别报告员在 2018 年访问尼泊尔期间注意到，禁止 24 岁以下和有 2 岁以下孩子的妇女在国外从事家政工作。据称该禁令是一种保护机制，但在解决家政工人面临的问题时，不应该通过实施禁令或其他侵犯她们离开国家的权利的手段，对她们实行歧视(见 A/HRC/38/41/Add.1)。

36. 社会规范和基于性别的歧视不是影响妇女和女童移民的唯一因素。接收国的劳工政策也可能极有利于妇女和女童移民，而不是有利于男子和男童移民。一些国家的移民法使得正常入境和获得永久性法律身份极为困难，合法居住通常基于在正规经济中就业。如果正常进入一个国家的少数几种途径之一，是通过劳动力明显短缺的经济部门建立的年度配额，这将对什么人迁移到这个国家有影响。对于那些没有适当文件入境的人或者居留超过了通过配额制度就业规定的期限，定期启动正常化方案。²³

37. 在一些正规就业机会向移民开放的行业(例如，家政工作和医疗保健行业)，按性别、阶级和族裔分配就业机会。许多妇女进入目的地国劳动力市场，满足了以女性为主的行业对移民妇女的需求。由于社会仍然倾向于期望妇女从事家务劳动，因此女性移民工人通常会承担这些任务。

38. 根据研究结果，受教育的水平对妇女决定移民的影响，与男子不同。根据一些研究结果，对于女性，受高等教育与移民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而男性则没有这种相关性。²⁴ 在对 43 个墨西哥村庄的 1.4 万人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受过教育的妇女遭受了更大的基于性别的歧视和获得很少的职业奖励，这可能使她们更有可能进行国际移民。²⁵ 此外，根据 1990 年和 2000 年进行的按原籍国组和地区分列的全球移民率研究，高技能妇女的移民率更高。更具体地说，在 81%

²² 见世界银行，“妇女、商业与法律：实现平等”(2016 年)，(华盛顿特区，2015 年)。

²³ Kitty Calavita, “Gender, migration, and law: crossing borders and bridging disciplin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40, No. 1 (2006), p. 118.

²⁴ 见 Avdullah Hoti, “Determinants of emigration and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s: evidence from Kosovo” in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vol. 9, No. 4 (2009), pp. 435-458; Yamauchi, Futoshi and Yanyan, Liu, “School quality, labor markets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long-term impacts of an early stage education investment in the Philippin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247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October 2012); and Bina Gubhaju and Gordon F. De Jong, “Individual versus household migration decision rules: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differences in intentions to migrate in South Africa”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47, No. 1 (2009), pp. 31-61.

²⁵ 见 Kanaiaupuni, S.M., “Reframing the migration question: an analysis of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Mexico” in *Social Forces*, vol. 78, No. 4 (2000), pp. 1311-1347.

的原籍国组和地区(即在 160 个国家中), 女性技能熟练移民率超过男性。²⁶ 在许多国家, 这个比率更高, 因为她们认为在国外可以比在本国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²⁷

E. 移民渠道与移民过程中面临的特别挑战

39. 直到最近, 人们认为妇女主要是为了与伴侣或家庭团聚而移民。今天, 越来越多的女性自主迁移,²⁸ 特别是为了找工作, 这导致了所谓的移民女性化。虽然女性移民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但更多的女性可能会率先移民, 也就是家庭成员中第一个移民。具有高技能的女性比具有低技能的女性更容易自主移民。²⁹ 然而, 由于有禁止性的、针对性别的歧视性法律或限制性的社会规范, 一些妇女在离开本国上仍面临困难, 这些措施可能推动她们通过非正规渠道移民。加上机构未能解决障碍, 关于移民程序的信息不足, 以及教育水平低等情况, 通过非正规渠道移民情况更为常见。例如, 特别报告员在访问尼泊尔期间注意到, 由于关于移民的准则中的限制性规定, 许多妇女不得不使用非正规渠道(A/HRC/38/41/Add.1, 第 79 段)。在尼泊尔, 一些妇女被迫向机场官员行贿, 贿赂金额在 100 至 600 美元之间。³⁰

40. 许多妇女依靠招聘机构, 这些招聘机构是在对妇女有更多需求的行业找工作的门户。在世界许多地方, 私营招聘机构和经纪人管理海外就业计划和工作许可证发放。国家往往对这些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监管, 再加上中间人有巨大影响力, 他们利用移民妇女的信息和意识缺乏, 使情况更为恶化。妇女缺乏知识, 可能是由于原籍国的性别歧视造成的, 致使移民妇女更容易受到伤害。

41. 譬如, 在菲律宾, 大约有 1,200 个有执照的招聘机构帮助移民。由于这些机构往往收取很高的费用, 而且女性的收入通常低于男性, 因此女性可能更难以偿还债务。2013 年, 国际特赦组织报告说, 印度尼西亚家政工人必须在招聘机构登记, 向它们提供个人证件, 如结婚证和身份证。如果移民妇女决定不继续进行, 招聘机构有权扣留她的个人证件, 而且只在交纳了 14,780,400 卢比(相当于 1,730 美元)的费用才退还。³¹ 2012 年, 在孟加拉国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招

²⁶ Frédéric Docquier, B. Lindsay Lowell and Abdeslam Marfouk, “A gendered assessment of highly skilled emigration”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5, No. 2 (2009), p. 312.

²⁷ Camilla Spadarecchia, “Migration of women from sub-Saharan Africa to Europe: the role of highly skilled women” in *Sociología y tecnociencia/Sociology and Technoscience. Special Issue: Women on the Move*, vol. 3, No. 3 (2013), p. 107.

²⁸ Alyson L., Dimmit Gnam, “Mexico’s missed opportunities to protect irregular women transmigrants: applying a gender lens to migration law reform” in *Pacific Rim Law & Policy Journal*, vol. 22, No. 3 (2013), pp. 713–749.

²⁹ O’Neil, Fleury and Foresti, “Women on the move”, p. 9.

³⁰ Bandita Sijapati, “Women’s labour migration from Asia and the Pacific: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OM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15), p. 8.

³¹ 大赦国际, “因利润而被剥削, 政府失败: 印尼移民家政工人被贩运到香港”(2013 年), 第 9 页。

聘经纪人安排移民妇女为边境人员进行性活动，这是移民程序的一部分，而没有事先告知妇女。³²

42. 原籍国的移民妇女网络，或者妇女移民以前的经历，可能帮助激励移民。社交网络作为一组人际关系，通过血缘关系、友谊或共享原籍国社区，将原籍国、过境国及目的地国的移民、前移民及非移民联系起来，可能促使农村妇女跨境迁移。社交网络还可以在寻找住房、工作及汇款方面为移民提供帮助。许多雇主也使用移民网络、特别是基于亲属关系的移民网络进行招募。一方面，社交网络可以帮助移民接受职业培训并为他们提供支持，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以使融入更加困难，增加隔离。例如，在孟加拉国，按性别区分的规范更具限制性，移民女童工作或生活的城市的家庭成员可能会发挥监督作用，密切监管她的行为和行动，让她在自己村庄家中的父母感到放心，确信他们的女儿在城市中的表现像预期的那样。³³ 与移民妇女一起旅行的人也会对她们的移民和融入经历产生影响。有时候，如果一个女人与她的丈夫一起迁移，甚至向一个基于性别的歧视性法律和习俗较少的国家移民，她的原籍国社会的基于性别的歧视性规范可能继续左右她的家庭状态和个人生活，致使该妇女更容易感到孤独和脆弱。³⁴

43. 证据都表明，无论是正常移民还是非正常移民，在迁移途中或抵达之后，女性移民面临遭受公职人员、私人或犯罪团伙施加的暴力的巨大风险，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剥削、人口贩运、奴役及拘留。2004 年，劳工组织报告称，在俄罗斯联邦，六分之一的非正常移民妇女被迫从事性工作，通常是在娱乐或家政服务行业。³⁵ 一些国家缺乏适当的接待条件，可能会对妇女的健康、尊严和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后果，³⁶ 一些条件和做法可能相当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酷刑。

44. 在目的地国，无论移民妇女的移民身份如何，她们会遭受多重和交叉形式的歧视，不仅作为妇女和作为移民遭受歧视，而且遭受基于包括年龄、种族和族裔、国籍、宗教、婚姻和家庭状况、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等其他原因的歧视，致使她们面临遭受虐待和剥削的风险。有充分证据表明，总体上移民妇女在许多国家都在努力使自己的资格证书获得承认，但是结果是被认为“技能降低”，导致大材小用。³⁷

³² Fiona Samuels and others, “Stories of harassment,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migrant experiences between India, Nepal and Bangladesh”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2), p. 2.

³³ Miriam Temin and others, *Girls on the Move: Adolescent Girls and Migr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 Girls Count Report on Adolescent Girls* (Population Council, 2013), p. 45.

³⁴ O’Neil, Fleury and Foresti, “Women on the move”, p. 5.

³⁵ Irina Ivakhnyuk, *The Russian Migration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Human Development: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Research Paper 2009/1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09), pp. 44–45.

³⁶ 见欧洲委员会，“需要更好地保护难民和移民妇女和女孩的人权”，2016 年 3 月 7 日。

³⁷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组，“教育、移民与流离失所之间的交叉不是性别中性的”，第 ED/GEM/MRT/2019/WP1 号文件，第 4 页。

F. 移民对妇女和女童的有性别区分的影响

1. 移民和家庭生活的性别方面

45. 移民经历可能会导致家庭中基于性别的角色的重新确定，因为丈夫、妻子及家庭其他成员的责任发生变化。基于传统的角色分配，人们可以期待男人努力承担新的传统上由女性执行的任务。其他男人可能更担心失去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角色，进而失去户主的角色。研究表明，有些人将任务的重新分配作为证明自己适应能力和增强自主意识的机会。在对在菲律宾北部丈夫的研究中，发现了传统性别角色的这种变化，她们的妻子已经成为海外的移民工人。该研究表明，一些男性接受了照料者的角色，这是传统上由母亲扮演的角色。这表明男性气质发生了变化。³⁸ 这种变化表明，性别认同和家庭角色正在发生变化、是不固定的，远非一成不变。³⁹

46. 在没有家庭团聚政策的情况下，妇女移民可能会导致家庭分离，而由孩子承担家庭分离影响，他们在至少一名主要照料者不在的情况下长大。⁴⁰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影响都是负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移民时孩子的年龄，因为这会影响他或她对父母不在情况的处理。⁴¹ 有证据表明，母亲移民也会对她的孩子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尼加拉进行的一项关于季节性迁徙与儿童早期发展的研究表明，母亲的迁移对学龄前儿童的认知发展和营养状况有益，这意味着，在其他地区劳动力市场中临时就业获得的相对较多的家庭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母亲不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女性移民对儿童发展的这种积极影响，也可归因于家庭内部赋权与妇女对家庭收入的较大贡献相结合，以及大家庭成员在母亲不在时照顾子女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内的资源分配和交换的变化，可能会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影响，从而促进代际性别平等。⁴²

2. 移民与社会和文化性别规范

47. 妇女移民可能会导致移民者本人及其家庭所在社区的社会和性别规范的改变，它可能会影响家庭所在社区在教育、生殖权利、婚姻和家庭及社区组织方面实行更平等的规范。⁴³ 妇女移民可能有助于性别角色和文化规范的改变，并可能提高妇女的自主、自尊及社会地位。⁴⁴ 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据报道，南亚移民妇女利用增强的决策权，将汇款用于家庭的医疗保健和教育。⁴⁵

³⁸ Martin F. Manalansan IV, “Queer intersections: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migration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40, No. 1 (2006), p. 241.

³⁹ 世界卫生组织, “妇女在行动: 移民、护理工作与健康”, (日内瓦, 2017 年), 第 54 页。

⁴⁰ Sijapati, “Women’s labour migration from Asia and the Pacific”, p. 5.

⁴¹ 见 Kristina A. Schapiro, “Migration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of children”,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Paper, No. 57 (New York, UNDP, 2009).

⁴² 世界银行, “正在发生性别革命? 在中美洲扩大妇女的经济机会: 十年回顾”, (华盛顿特区, 2012 年), 第 70 页。

⁴³ O’Neil, Fleury and Foresti, “Women on the move”, p. 5.

⁴⁴ 同上。

⁴⁵ 见 Rita Afsar, “Contextualizing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South Asia: critical insights” in *Gender,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vol. 15, No. 3 (2011), pp. 389–410.

48. 一些劳动行业——特别是家政工作和护理行业——女性化，创造了一个全球护理链，这是一种世界各地人们基于有偿和无偿护理工作的一系列链接。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妇女越来越多地加入全球劳动力队伍及在医疗卫生和社会照料制度上存在的差距，造成了对有偿的家政和照料工作更多的需求。⁴⁶ 填补这些职位的妇女往往依靠女性亲属照料自己的家庭，这产生连锁效应，从而加强妇女在家庭中原来的性别角色，将她们视为家庭的主要照料者。因此，下一代妇女从经济或教育机会中受益的能力可能会受到限制。⁴⁷

49.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妇女移民可能会导致更严格地遵守传统规范和价值观，⁴⁸ 在社会规范“似乎受到破坏”时保护它们。男性可能经受的角色变化或没有能力适应这种变化或没有能力适当地供养家庭，可能会使他们加强父权角色的愿望增强，这可能导致对他们的妻子和家庭其他成员的暴力增加。⁴⁹

3. 移民与赋予妇女经济权能

50. 秘书长在通过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政府间会议开幕致辞中，强调了移民对经济运行的重要性，因为移民者在医疗保健和照料老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⁵⁰ 移民可以填补目的地国劳动力市场的巨大空白，对就业、生产及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积极影响。

51. 在这方面，不应低估汇款的重要性，因为汇款有助于国家发展和国际经济。2015 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估计向家庭汇款 4400 亿美元。⁵¹ 这些汇款常常有助于移民原籍国的家庭和社区成员获得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⁵² 并为当地经济和家庭收入作出重大贡献。⁵³

52. 移民妇女汇往家庭的汇款非常重要，尽管每次汇款的金额往往小于男子汇款金额，这主要是因为妇女往往获得的报酬较少。然而女性的汇款占收入的比例较高，而且更频繁。例如，在 2000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东工作的孟加拉国妇女平均将收入的 77% 汇到家中。⁵⁴

⁴⁶ O'Neil, Fleury and Foresti, "Women on the move", p. 7.

⁴⁷ 同上，第 6 页。

⁴⁸ 同上。

⁴⁹ 见 Susan Forbes Martin, "Women and Mig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sultative meeting 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and how this movement affects women" held in Malmö, Sweden, 2–4 December 2003.

⁵⁰ 见 www.un.org/sg/en/content/sg/speeches/2018-12-10/remarks-intergovernmental-conference-adopt-the-global-compact-for-migration.

⁵¹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7 年国际移民报告”，第 29 页。

⁵² 同上。

⁵³ O'Neil, Fleury and Foresti, "Women on the move", p. 5.

⁵⁴ 见 Naila Kabeer, "Footloose" *Female Labour: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ocial Protection and Citizenship in the Asia Region*. Working Paper on Women's Rights and Citizenship, No. 1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2007).

53. 然而，享受汇款带来的益处取决于接收和控制汇款的人。据妇女署称，无论汇款人的性别，妇女更可能是收款人。⁵⁵ 例如，2004 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7%的接收汇款的人是妇女，58%的汇款人是妇女。⁵⁶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及洪都拉斯进行的研究表明，如果接收汇款的丈夫不将这些汇款用于首选目的，移民妇女就会改变汇款的接收人。⁵⁷

54. 妇女更可能将汇款投资在孩子教育和健康方面。在 2008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汇款使厄瓜多尔的入学率平均增加了 2.6%，对女童、农村地区及穷人的影响甚至更大。⁵⁸ 同样，在危地马拉、墨西哥及摩洛哥进行的研究表明，在母亲返回后，由于有了新的改进的医疗保健知识，以及家庭可使用的经济手段更多，儿童的健康状况改善，死亡率降低。⁵⁹

55. 必须指出，妇女移民也在原籍国留下了空白。世界银行 2011 年指出，医生和护士是迁移人数最多的专业人员。⁶⁰ 因此，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短缺 60 万名护士，这并不令人惊讶。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从 1999 年到 2001 年，60%的注册护士离开了马拉维的三级医院，可能移民，结果 64%的护理岗位(主要由妇女占领)仍未填补，医疗中心在没有护士的情况下运作，员工只经过了 10 周的医疗培训。虽然马拉维政府试图增加医务专业人员的资源和工资，以减少人才流失，但它无法与其他国家提供的工资相竞争。⁶¹

4. 移民与公民参与

56. 与移民男子相比，移民妇女在目的地国主张自己权利的能力似乎更差。这通常是由于妇女在家中的决策权较少，较少参与政治决策和政策制订过程。⁶² 此外，妇女在移民协会的有效参与往往受到基于性别的歧视和被边缘化的限制，因为传统上这些协会复制了歧视性的性别关系。

⁵⁵ 见 Allison Petrozziello, “Feminised financial flows: how gender affects remittances in Honduran-US transnational families” i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vol. 19, No. 1 (2011), pp. 53–67.

⁵⁶ 见多边投资基金，“汇款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接收者的调查，对在美国的汇款人的调查”，2004 年 11 月 23 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 PowerPoint 演示文稿。可查阅：<https://slideplayer.com/slide/4771178/>。

⁵⁷ Anjali Fleury, *Understanding Women and Migr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Working Paper 8 (Global Knowledge Partnership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6), p. 15.

⁵⁸ 见 Carla Calero, Arjun S. Bedi and Robert Sparrow, “Remittances,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in Ecuador”. Working Paper, No. 3358 (Bon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2008).

⁵⁹ 人口基金，《世界人口状况》(2006 年)。“希望之旅：妇女与国际移民”(纽约，2006 年)，第 29 至 30 页。

⁶⁰ Camilla Spadavecchia, “Migration of women from sub-Saharan Africa to Europe”，p. 108.

⁶¹ 见 Richard Record and Abdu Mohiddin,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on Malawi’s medical ‘brain drain’” in *Globalization and Health*, vol. 2, No. 12 (2006).

⁶² O’Neil, Fleury and Foresti, “Women on the move”，p. 6.

57.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对妇女参与的限制，以及她们无法在集体议程上推进她们的特别优先事项，促使妇女建立自己的协会，这已经产生了积极效果，因为它已经使这些散居国外者协会的工作和干预措施更具性别敏感性，更能促进性别平等。⁶³

58. 公民参与与经济赋权和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名为“欧洲散居海外非洲专业妇女”的在线论坛。它由是一个多哥企业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居民建立的，冀希在欧盟建立一个具有高超技能的非洲人网络，以增强他们在欧洲的地位，为非洲女童创造发展项目。其他类似的项目是非洲妇女发展基金、泛非妇女慈善网络及散居欧洲的尼日利亚人组织。⁶⁴

G. 与移民妇女有关的特别人权问题

1. 获得体面工作与社会保护

59. 性别规范与市场经济的交会，对移民妇女产生不同的影响。在非熟练、低价值及低薪行业工作的移民妇女，往往是家政工人或照料者，处于诸如私人住宅等难以监管的空间。据估计，2013年，在全世界1,150万名家政工人中，约有75%是妇女和女童。尽管许多国家对家政工人的需求很高，但这项工作在社会上的价值低于其他类型的工作，这反映在工资较低、劳动法规较少和缺乏社会保护方面。

2. 移民与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教育

60. 移民妇女和女童在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往往不能获得可靠的医疗保健或生殖保健服务。她们不能获得上述服务，是因为她们缺乏信息或与医疗保健有关的教育、处于隔离状态，或者因为担心被驱逐出境或会产生其他后果，而不能获得基于法律身份的服务，非正常移民尤其如此。特别报告员多次强调，各国应确保将公共服务部门与移民当局严格隔离开(“防火墙”保护)，允许移民行使和享有权利而不必担心将她们报告移民当局(见 A/73/178/Rev.1)。

61. 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关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的第22号一般性意见(2016)中所指出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所规定的健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委员会确认，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与其他人权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然而也受到基于性别、种族、年龄、残疾及其他因素的社会不平等和权力分配不均的影响。委员会强调，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方面，移民可能受到交叉歧视的过大影响。因此，各国应义务采取具体措施，确保移民能够获得关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信息、商品及服务，确保个人不会因行使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而受到骚扰。⁶⁵

62. 移民妇女在过境时或在目的地国可能会感染艾滋病毒。由于移民身份，她们往往特别容易感染艾滋病毒。报告显示，移民妇女在过境时，为了过境可能被迫

⁶³ 国际移民组织，“将性别平等视觉纳入关于移民与发展的辩论”，第6页。

⁶⁴ Camilla Spadavecchia, “Migration of women from sub-Saharan Africa to Europe”, p. 112.

⁶⁵ 见人口基金，《世界人口状况》(2006年)。

从事交易性性行为。⁶⁶ 移民妇女、特别是从事诸如家政服务等技术工作的妇女，往往因为她们的移民身份和不能参加保险或国家健康计划，获得预防性生殖和性健康服务、妇科和产科护理及抗逆转录病毒联合疗法的机会有限(A/HRC/32/44, 第 51 段)。

63. 研究结果还表明，即使在经济和社会经济背景相似的情况下，移民妇女寻求产前保健服务的人数也比非移民妇女少。特别是当她们在某个国家的身份未定时，或者当她们觉得当地政策和社会对她们的态度是敌对时，尤其如此。⁶⁷ 在一些国家，移民妇女面临基于怀孕或产妇状况的歧视。她们在抵达时，可能要求她们进行强制性妊娠试验；如果妊娠试验结果是阳性的，她们可能会被解雇和/或被驱逐出境。这种恐惧加上失去工作的恐惧，可能导致怀孕的移民妇女试图终止妊娠，有时使用危险性方法，特别是在将堕胎定为犯罪的国家(A/HRC/32/44, 第 53 段)。

64. 受教育是男童和女童的基本人权，尤其也是移民女童的基本人权。移民女童在行使受教育权上面临的障碍包括语言障碍、对先前教育的评估和承认及学历转接。由于她们或她们的父母的移民或居住身份，她们也面临法律障碍造成的更多困难，使他们更难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此外，新学校的环境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污名化和歧视可能会阻碍移民儿童上学。最重要的是，接受教育必须与害怕被驱逐出境完全隔离开来。如果没有防火墙，就意味着移民当局可能会分享移民儿童及其家人的个人数据，因此移民女童更不愿意入学并实现其基本权利。⁶⁸

3. 移民妇女和女童诉诸司法

65. 保护移民妇女和女童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保她们有诉诸司法的机会。对于移民妇女和女童、特别是非正常移民妇女和女童来说，诉诸司法是一项特别困难的事情。更具体地说，她们诉诸司法也可能受到语言障碍、缺乏关于她们的人权和工作权利的信息及对警察缺乏信任的阻碍。

66. 如特别报告员在关于移民诉诸司法的报告(A/73/178/Rev.1)中所述，防火墙或移民当局与公共服务之间严格和真正的隔离，对于移民行使和享有人权而不必担心被举报给移民局至关重要。移民妇女和女童可能成为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性虐待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暴力或虐待的受害者，防火墙将允许移民妇女和女童举报犯罪，获得法律援助，以及获得诉诸法院捍卫其权利的机会。

4. 土著移民妇女面临的特别挑战

67. 由于气候变化或缓慢发生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社会和政治冲突等情有可原的情况，土著人民面临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社区的更大危险。此外，在土著领地上实施大规模经济项目，在对土著人民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实施旅游项目，一再

⁶⁶ 联合国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差距报告”(日内瓦，2014 年)，第 165 页。

⁶⁷ 见 Manuel Carballo, “Female migrants, reproductive health, HIV/AIDS and the rise of women” (2006)。

⁶⁸ 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迁离：为了每个移民、难民和流离失所儿童的教育”(纽约，2017 年)。

造成土著人民被迫流离失所和移民。土著人民被赶出自己的领地，看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破碎，往往没有任何返回自己领地的前景(见 A/HRC/30/41)。

68. 由于失去生计，而这往往与失去土地相连，土著人民更容易遭受剥削和暴力，尤其是土著妇女和女童受到影响(见 A/HRC/30/41)。正如秘书长在 2018 年世界土著人民国际日所说，在迁移过程中“土著妇女和女童遭受了极高的贩运率和其他形式的暴力”。⁶⁹ 贩运与被社会边缘化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这意味着土著人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是最脆弱的群体。⁷⁰ 她们也更有可能在边境口岸遭受勒索和骚扰(见 A/HRC/30/41，第 47(c)段)。

5. 属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跨性别者群体的移民妇女面临的特别挑战

69. 在国际人权法中，有一个促进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尊重的完善的框架。人权条约机构一直确认禁止基于包括性别表达在内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犹如禁止基于种族、性别或宗教的歧视。联合国人权机制还对基于包括性别表达在内的性别认同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关切，并呼吁各国处理此类违法行为(见 A/73/152)。

7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详细阐述了世界各地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跨性别者面临的许多侵权行为：出于仇恨动机攻击这一群体的行为是普遍的、野蛮的，而且常常是不受惩罚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跨性别者成为酷刑和虐待受害者的风险也增加，包括在监护中和在诊所和医院。在许多国家，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利用法律惩罚人，限制她们的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权利，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一些国家仍将相互同意的同性恋关系定为犯罪，至少在七个国家可以对她们适用死刑(见 A/HRC/29/23)。

71. 研究表明，在原籍国和目的地国以及在迁徙途中，作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跨性别者群体成员的移民经常遭受来自本群体和主流文化的歧视和侮辱。对于跨性别者来说，这些负面经历可能更加复杂。譬如，在因非正常入境和居留而被拘留期间，跨性别妇女可能会遭受社会孤立，遭受肢体和性暴力，因为她们通常与男子一起被关押。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性暴力的狭隘界定和关于“女性受害者与男性肇事者”的限制性二元化观念，忽视了性暴力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忽视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跨性别者受害者。⁷¹

H. 返回和重新融入社会的有性别区分的后果

72. 如特别报告员在向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交的报告(A/HRC/38/41)中所指出的，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关注移民返回问题，而这以其他解决方案为代

⁶⁹ 见 www.un.org/press/en/2018/sgsm19158.doc.htm。

⁷⁰ Carlos Yescas Angeles Trujano, *Indigenous Routes: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Indigenous Migration* (Geneva, IOM, 2008), p. 34.

⁷¹ 见 Ines Keygnaert and Aurore Guieu, “What the eye does not see: a critical interpretive synthesis of European Union policies addressing sexual violence in vulnerable migrants” in *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 vol. 23, No. 46 (2015), pp. 45–55.

价，有时侵犯人权。与强调返回相伴随的是推回和强制返回行动增加，这不符合国际人权法。这种返回政策对移民妇女和女童有不同影响。

73. 当移民妇女返回家园之后，她们可以将技能传授给同龄人。还有证据表明，一些移民妇女能够保持更高的自主权，并从她们带回的新规范、技能和专业知识中受益。返回之后获得财产，也有助于她们的地位提高。此外，有报告显示，很大一部分返回原籍国的妇女创办自己的企业，更多的妇女成为自营职业者，这表明她们拥有更多的金融资本。

74. 尽管返回的移民妇女对家庭、社区甚至国家经济都做出贡献，但她们并非总受到欢迎。她们可能面临羞辱和排斥。例如，在 2013 年访问孟加拉国期间，暴力侵害妇女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收到报告称，在中东工作的孟加拉国年轻女工因性暴力怀孕之后，往往被从工作的国家送回家。其他妇女返回孟加拉国，却没有得到全额工资，或者没有获得她们所遭受的侵权行为的补救办法 (A/HRC/26/38/Add.2, 第 24 段)。妇女在国外生活时，可能会被家庭成员和整个社会怀疑，怀疑有“不当行为”。⁷² 一些带着残疾、身体和心理问题及疾病返回的移民妇女可能在重新融入社会上遇到困难。其他人返回后可能无法管理她们的收入，这也意味着她们用于投资或探索自营职业机会的资金有限。那不是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在她们在国外工作赚钱后对她们的期望。

75. 移民妇女返回后也可能发现在与子女和伴侣重新建立密切关系上有困难，⁷³ 部分原因可能是在人权问题的看法不同，譬如，在家庭中对妇女按性别区分的期望、平等地受教育或最低结婚年龄上。在 2007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摩尔多瓦妇女在知道了目的地国的规范之后，更可能抵制伴侣暴力，这可能会改变她们关系的态势。⁷⁴ 在移民妇女返回之后，她们倾向于就她们的关系进行重新谈判，特别是在家庭暴力等问题上。

76. 必须考虑移民妇女和女童返回后的特别需求，使她们能够完全重新融入社会。遣返的妇女可能是母亲，可能在国外遭受过精神或身体创伤，或者可能有特别的医疗需求。在遣返任何移民之前，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和原籍国社区的态度，特别注意妇女和女童的需求和脆弱性，促进名副其实重新融入社会进程。

四. 结论和建议

77. 移民妇女占世界移民总人口的一半，为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做出了重要的社会和经济贡献。对许多妇女和女童来说，移民为她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提供机会。移民经历可以增加妇女和女童的自信心、自主权和对生活的控制，进而增进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她们接触不同的性别规范，可能有助于在原籍国社会中实现两性平等。

⁷² Sijapati, “Women’s labour migration from Asia and the Pacific”, p. 9.

⁷³ O’Neil, Fleury and Foresti, “Women on the move”, p. 5.

⁷⁴ 见 M. Peleah,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gender roles in Moldova” in *Gender Roles in Transition* 8 (2007).

78. 然而，诸如歧视性社会和文化规范和政策等情况导致移民妇女和女童的特殊脆弱性。许多人在移民期间受到基于性别的歧视、虐待及权利侵犯的过度影响。对移民妇女和女童所面临的现实的理解有限，影响各国制订和执行促进两性平等的移民法律、政策和方案的能力，影响确保妇女和女童在整个移民过程中都享有人权的能力。

79. 特别报告员强调，在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过程中，尊重、保护及实现所有移民妇女和女童的权利，确保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和女童权能，是各国的责任，符合各国利益。

80. 为了确保尊重移民妇女和女童的权利，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国：

(a) 批准和执行与保护移民妇女和女童人权有关的所有国际人权文书，特别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及《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b) 促进性别平等，赋予妇女和女童权能，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c) 确保《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实施、审查和后续行动是以人权为基础的，是促进两性平等，是体恤儿童的；

(d) 制订以人权为本的、促进性别平等的及体恤儿童的政策，对移民进行管理，促进两性平等和不歧视；

(e) 增加正常移民途径，包括妇女和女童在内的移民可以做出知情选择，并在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都可以获得法律保护、服务及社会网络；

(f) 修订关于移民的国家法律和条例，将反歧视、男女平等、在各级实行移民工人强制性医疗保险及对包括家政工人在内的弱势工人进行特殊保护等规定纳入法律，使国家法律和条例更促进性别平等；

(g) 在各级采取措施，确保家庭团聚政策适用于包括家政工人在内的移民女工，使她们的配偶和子女能够在目的地国与她们团聚；

(h) 让移民妇女和有关民间社会组织参与有关移民的政策和条例的制定、执行及审查，确保满足移民妇女和女童的特别需求；

(i) 提供针对移民妇女的出发前指导培训，其中应包括关于移民妇女的人权、可能存在的剥削方式及可用投诉机制的信息；为移民妇女实施学习金融知识方案，使她们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收入；

(j) 确保提供国际人权法所规定的基本服务，使公民不必靠汇款弥补负担得起的、可获得的、公共资助的服务及社会保护的缺失；

(k) 确保为返回原籍国的移民提供基于人权的、促进性别平等的及体恤儿童的重返社会方案。更具体地说，确保在回返移民返回之前、期间及之后，在原籍国向回返移民和社区提供经济、社会文化及社会心理支持；

(l) 对移民官员、边防警察、社会工作者、保健服务提供者、教育工作者、司法官员及媒体工作者进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人权培训，提高他们关于移民妇女和女童人权的意识；

(m)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调查、起诉及处罚对移民妇女和女童人权的侵犯，不论肇事者是公职人员还是私人；

(n) 保证充分承认外国资格和技能，确保移民妇女不会沦为失业或“技能底下”，确保她们的专业经历和技能得到充分承认；

(o) 取消针对妇女移民的按性别区分的禁令和歧视性限制，特别是关于要求妇女或女童获得男性家庭成员旅行许可的限制，无论它们是基于年龄、怀孕、婚姻还是基于生育状况；

(p) 加强国家对私营招聘机构和经纪人的监督和监管，确保以尊重两性平等和移民妇女权利的方式管理海外就业方案和工作许可；

(q) 确保移民妇女有获得法律补救和利用申诉机制的平等机会，向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特别是女性受害者提供法律、职业、医疗及心理援助；

(r) 确保移民妇女和女童可以获得教育、社会保护、包括生殖保健在内的医疗保健及其他基本服务；

(s) 在公共服务提供商与移民当局之间建立防火墙，以便移民妇女和女童能够诉诸司法而不必担心遭到举报、拘留或驱逐；

(t) 为提高国家机构收集和使用无论移民状况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移民者数据的能力提供投资并支持，支持研究举措，更好地了解迁移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

(u) 开展提高意识运动，更好地维护移民妇女和女童的尊严，强调她们对社会的社会和经济贡献；

(v) 将保护移民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列入世界、区域和双边各级关于移民问题的政府间对话议程。
